

舊唐書

冊五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李翰附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吳通玄兄通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子扶持子彥謙

劉蕡

李商隱

溫庭筠

薛逢子廷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爲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

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燠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祿山陷京師玄宗出幸華扈從不及陷賊僞署爲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遂廢於家卒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有文集十卷行於時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垙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

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閏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衛縣尉入朝爲侍御史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橫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卽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祕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錄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絕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

不及諸君卽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餽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箏絃賊平

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

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縉自有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旣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楊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梔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

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
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
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
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
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
飯顆山之嘲諑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
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
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淫民謳歌
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
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
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
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

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翕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迫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文集六十

卷

吳通玄海州人父道瓘爲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曆中召入宮爲太子諸王授經
德宗在東宮師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宮掖恆侍太子遊故遇之厚通玄與兄
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祕書正字左驍衛兵曹
大理評事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戶京
兆戶曹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
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
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
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
進止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豫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
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
排己故欲廢之德宗

缺文

計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丙

職皆通玄譖之也七年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

書舍人而反除諫議殊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給事中申參尤寵之每預中書擬議所至人呼申爲喜鵲申嗣號王則之從父甥也申與則之親善則之爲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潛結吳通玄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時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之旣聞申則之譖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玄結構其謀帝大怒罷竇參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竇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臨問責以污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轉中書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爲喪服通玄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紆爲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凡與結交必

知名之士與楊頊梁聿裴樞爲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累轉尚書郎元和五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摘撫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卽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其年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權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長慶三年冬卒于鎮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勳舊自與元隨表入覲旣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帖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

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號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
痛飲恆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爲神人入
爲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十月卒初銳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有道人
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遊客銳館
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志咸之生也
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旣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
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
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并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尙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
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
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臯
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
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辯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

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卽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內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略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鸚鵡彫卉蕙苙惑珠者哉況立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讜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